

主 编◎尹 欣

副主编◎周恩福

宜良文学丛书

血染山河 战旗红

——十五位老红军、将军军旅回忆录



王永春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王永春，1930年生，河南孟县人。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陈赓兵团南下，步行八千里，从事战地新闻工作和军史编研工作，荣立过大功一次，中功二次，有《八千里路追穷寇》《十二座山峰》《滇南大追歼》等著作。

王永春著作主题鲜明，层次清晰，弘扬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有较强思想性和教育意义，曾受到部队官兵的好评。

1963年因病转业到宜良工作，曾任县委党校副校长、干校校长、文教局局长等职，如今离休赋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染山河战旗红：十五位老红军、将军军旅回忆录
/ 王永春编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宜良文学丛书 / 尹欣主编)
ISBN 978-7-5482-1537-0

I. ①血…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7507号

策划编辑：于 学

责任编辑：李 红

插图绘画：郭 聪

装帧设计：刘 雨

血染山河战旗红

——十五位老红军、将军军旅回忆录

王永春 编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228千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1537-0

定 价：30.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3244 6503360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血染山河战旗红（代序）

杨子才

陈赓麾下老兵	河南人士王永春
从戎至今六二载	投笔恰在丁亥年
为何舍家来征战	只因穷人活命难
难熬水旱蝗汤苦	捶胸顿足问苍天
为何穷黎无寸土	为何豪族万顷田
为何富者厌梁肉	为何贫者甑生尘
顿悟玉皇终贖贖	须冒战火上征程
黄河天险破浪越	万里长江飞渡船
鄂赣粤桂与黔滇	足穿草鞋都踏遍
枪林弹雨何所惧	九死一生得幸存
至老难忘征战事	白头著书不曾闲
塑得山峰十二座	更写滇南大追歼
而今又续英雄谱	龙蛇飞腾笔如椽
年届八旬何所图	只为寄语后来人
血染山河战旗红	铸成国魂与军魂

序 言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尹 欣

《宜良文学丛书》编辑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这句千古名言一出现，不断有新的阐释和新的解读，但始终不离其本：一个地方不在大小，一旦有了杰出的文化人物和文化成果，必然名声大振。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第一次荣获国际最高级别的文学大奖。消息传出，“莫言热”火遍大江南北。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一下飙红网络，全国知名。

文化或者文学的巨大张力以及对一个地方产生的影响，自古亦然。

地处云南腹地的宜良，虽是滇中小县，但以其农耕文明的成果和文化遗产的历史在省内享有小名。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阳宗海，水碧浪奇，风光旖旎；四季如春的气候，肥沃富饶的土地，孕育出享誉三迤的“滇中粮仓”和“烤鸭之乡”的美名，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在省内外有影响的

文化人。

据考，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的足迹踏上这片土地并繁衍生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古滇国中心的宜良，其文明程度与毗邻地区不相上下。但由于后来世易时移，宜良先民的辉煌，被深深掩埋于历史尘埃之中。汉唐时期虽有一些记载，大都为只言片语，或者语焉不详。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屯垦”，旨在稳定和巩固边疆，而由沐英率领入滇的军队转入大规模的垦殖，宜良成为主要垦殖区之一，现在很多村名还留下了这段历史的烙印。大批随军屯、民屯、商屯迁徙进入宜良的人员，不仅带来了长江中下游先进的农耕文化，也带来了江南和中原先进的文化教育，这是宜良有史可据的第一波文化浪潮，对宜良的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明至清，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得到提升，学宫、书院、义学等教育场所遍及城乡，宜良学子相继荣登进士、举人、贡生等科举榜。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国初立，宜良的有识之士即应历史潮流而动，创办了大批新制学校，如高等小学、教员讲习所、师范讲习所、国民学校（包括女子国民学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百年前滇越铁路建成通车，贯通全县，连接四方，宜良遂成为滇中交通枢纽，一时间商贾云集，大批外地人涌入，百业开始兴旺。这些人既带来了灵活的商业头脑，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从而引发了宜良第二波文化浪潮。当时，县内学风蔚然，文风大振，宜良子弟或漂洋过海，远赴日本求学；或乘滇越铁路南下，到法属殖民地越南学习法语；或北上国内刚创

办的著名大学学习法律和科技。现今县城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文庙，规模仅次于建水文庙，为云南省第二大文庙，足以证明宜良数百年来学风炽盛。民国十年（1921），宜良学人许实先生在其编修的《宜良县志》中不无欣慰地说：“宜良自明初建学，逐时增新，五百余年，人文蔚起。”又说：“宜虽小邑，文教覃敷，凡四方士大夫，及本境乡先达，其中著作林立，代有传人。”

宜良文化渊薮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宜良兴教兴文之风延续不断，除特殊年代外，宜良的文化教育水平一直位列云南省县区级前茅，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一直居于前列。宜良的莘莘学子在全国各地高等学府深造，毕业后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有曾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杨子才那样的大家，也有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各类实用人才。无论是走出宜良还是留在宜良工作的人，其中不乏业余文学艺术爱好者，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创作成果一直长盛不衰。宜良文学艺术创作的大繁荣和大提高，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宜良相继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培训班和学习班，组织和推荐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参加当时由省文化局、省文联和曲靖地区举办的各种创作笔会，为文学艺术人才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创作成绩较为突出的文艺家，大都是那时培养成长起来的。清明的政治气候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学艺术风气和环境，一批“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定水平的老文艺工作者焕发出创作热情，一批后生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

共同担当起繁荣宜良文化的任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宜良作家的作品不仅频频出现于云南省的主要文艺报纸杂志，并相继荣获省内各种文艺奖项，部分作家的作品还问鼎国家级文艺刊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5年和2003年，在有远见的企业界人士的襄助下，宜良先后举办两届“岩泉文学笔会”，八年间结集出版了近三十部文学作品，培养和形成了一个有老、中、青三代，五十余人组成的结构合理的文学艺术创作人才梯队，令前来助阵的全国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先生大为感叹，认为“这可能在全省、全国都罕见！”2003年5月20日，彭老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又出现了一片文学森林——记宜良“岩泉”作家群》的文章，首次向外界介绍宜良作家群。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浓缩了56个民族紧密团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辟地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省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两强一堡”发展战略，其中“一强”就是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民族文化强省

建设的基础是民族文化强县，没有一大批民族文化强县的支撑，民族文化强省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文化的软、硬实力，进而打造一批有一定艺术水平和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群。

有源远流长文化血脉的宜良，有良好区位优势为宜良，理应成为云南省民族文化强县、文化产业集群的探路者和实践者。以文化强省建设的前沿和高度俯瞰宜良的文学艺术，虽然曾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与省内文艺事业较发达的其他县、市、区相比，宜良文学艺术人才队伍还不够壮大，整体实力还不够强，创作水平还不够高，影响力还不够广。特别是人才分散，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支持帮助，缺少深层次剖析和透视本土人文情怀的力作。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认识不到文化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所具有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就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错失良机。

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出于对宜良文化建设的关注，多年前我就有集中出版《宜良文学丛书》的想法。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对宜良或宜良籍作家、作品进行检阅和总结，促进和激励宜良文学艺术后继有人，促进家乡的文化建设不落伍。入选这套丛书的十多位作者，年龄、经历、职业各异，但都是宜良本土的文学艺术爱好者和学有成就的文化人。丛书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科幻小说、随笔、读书笔记、杂记等文学体裁，总字数达百万字。丛书内容丰富多彩，文笔朴实优

美，描摹情态如身临其境，说理议事入木三分，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读后令人不忍释卷。虽不能尽善尽美，但就一个县而言，拿出这样一套有一定分量的“丛书”，是难能可贵的。丛书编辑过程中，我邀请长期在文化教育战线上工作，一直为宜良文学艺术事业默默奉献的退休干部周恩福同志承担了繁重的协调、联络、组织和服务工作，他自己不著一字，而倾全力保证丛书的顺利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宜良文学丛书》出版之际，特以此文为宜良文学艺术的繁荣鼓劲，为宜良作家和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创作热情鼓劲，为宜良明天的文化发展加油！

是为序。

目 录

- 001 血染山河战旗红（代序） 杨子才
- 001 在红军的大家庭里
- 005 三过草地救战友
- 007 奇袭青龙关
- 记红四方面军长征前的一次攻坚战
- 011 难忘的“百团大战”
- 018 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
- 忆陈赓纵队在上党战役中
- 031 陈赓兵团过黄河
- 051 鏖战洛阳
- 067 渡江杀敌第一功
- 攻克八宝洲之战
- 077 南征中的陈赓将军
- 102 战略追击中的南昌接管工作

- 106 进军云南的日日夜夜
- 136 忆滇南战役
- 148 虎将楚大明与儒将吴效闵
- 169 “军中之英” 杨子才
- 176 大进军途中庆国庆
- 179 滇南山中烈士塔
- 182 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
——读《百战将星——吴效闵少将》
- 185 峥嵘岁月的英雄凯歌
——读王永春《血染山河战旗红》 杨光华
- 189 后 记 周恩福

在红军的大家庭里

我离开老家四川平昌县元山区已经 70 多年了。每逢建军节、国庆节，总会想起我参军时的那段经历，想起许多曾经像我父母兄弟那样关照我的战友们，想起我是怎样在红军这个革命大家庭里，从一个不满 12 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人民战士的。

那是 1932 年 12 月的一天，我们几个孩子正在山上放牛，忽然从远处传来了“哒哒哒”的机枪声。不一会，就看见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军争先恐后地从山那边溃退下来。他们边跑边喊“快跑呀！红军来了！”不久，又看到一队队戴着红五星八角帽的战士，满脸是汗，气喘吁吁地追歼过来。就这样，我们家乡的世道开始变了，祖祖辈辈受压迫的穷苦人个个欢天喜地，村村寨寨都张灯结彩迎接红军。这在童年的我看来，比过新年还要热闹好几倍。红军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政府被打倒了。在共产党和工作队的领导下，我们家乡很快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长期受剥削的穷苦人民纷纷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粮、没收地主财物。苏维埃政权一成立，我就参加了儿童团，后来又“升”到少先队，在部队“扩红”时，我第一个报了名。

1933 年 7 月的一天，太阳刚刚爬上树梢，我们区苏维埃的一群少先队员就满腔热情地来到红四方面军第 11 师 33 团 8 连的驻地。个子高高的陈连长和面目慈祥的孙指导员，以及许多红军战士挤在一间屋子里，欢迎我们这群自动来参军的小伙伴。陈连长和孙指导员亲自给我们倒开水，问我们的姓名、年龄。当快要问到我的时候，连长还没有开口，我就自报姓名，并说了年龄。陈连长笑笑，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我有 12 岁。但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只是说“是虚岁还是周岁？”我回答说“是虚岁，但离 12 周岁也不远了。”陈连长和孙指导员将我从座位上

拉起来，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摸着我的小手，夸我活泼可爱，小小年纪志气高。但他们考虑到部队当时正处在战争环境，每天要跑路打仗，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担心我吃不消。于是，陈连长摇了摇头说“小鬼，当红军每天要跑路，你能行吗？”我连忙回答说“行，行，我在家里放牛时还常爬山呢。”陈连长低着头想了一会，又说“恐怕不行吧，我们一天要走100多里路啊。”一天要走100多里！这对我这个没有出过远门的放牛娃来说，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我过去走得最远的路，来回也不过40里。但是，我是瞒着妈妈偷偷跑来的呀，现在人家都参军了，独独要把自己送回去，那怎能行呢？我想过来想过去，一句话也没说，眼泪夺眶而出，呜呜地哭了起来。孙指导员将我一把拉到怀里，连忙安慰“算了，不要哭了，你就和大家一起先住下吧。”这句话才使我暂时安下心来。那天晚上，陈连长和孙指导员把我留在连队当了勤务员。从此，我当一个“正式”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是，我能否做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还有待实际的考验。

说来巧得很，我参军的第二天，连队奉命继续南下追歼逃敌，队伍从元山坊出发，经过一天行军后，就一面战斗一面前进。经青龙坎、羊孔子到达兰槽渡，后回转土地垭、江口场沿河而下到合石坎，又继续向东进至达县。这才算是喘了口气，有了几天的休整。10多天的连续战斗，我们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缴获的枪炮不计其数，俘虏一串又一串。然而胜利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单拿走路这点来说，正是“弯弯拐拐千里路，高高低低万重山，脚上打泡无数个，踏破草鞋好几双。”这对我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出发的第一天，没有打仗，我们走了10多里公路。这天，我的思想集中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不掉队，要用最大的努力，拿出全部力量，来当个“合格”的“正式”的红军。所以，不管怎样的天热和路远，我始终跟在陈连长的后面走着、跑着。陈连长和司号员小春、掌旗兵老刘也尽力帮助我，帮我背洗脸盆和干粮袋，并且一路上不断地给我讲革命斗争故事，说笑话，使我忘记了疲劳，顺利地完成了第一天的行军任务。晚上到宿营地后，虽然脚有些痛，但孙指导员端来一盆热水帮我洗脚后，很快我就躺在草铺上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行军，是从夜里3点钟左右开始的。天还未亮，队伍已经上路了。陈连长知道我年纪最小，不习惯走夜路，就在自己的腰带上拴一根绑腿，让我紧紧

抓住，跟着走。就这样走了20里。天明时，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小山头上，我们连与敌人的掩护部队碰上了。小春按照连长的命令，迅速地吹起了冲锋号。全连在连长和掌旗兵的带领下猛地一冲，敌人就真像“冬瓜”一样地滚起来了（川军田颂尧部，红军一打就跑，人称“田冬瓜”）。追呀，追呀！一直追个不停。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我在这次冲锋里也随着大家喊杀，喊追。

“鸟儿吱吱地叫，河水哗哗地响，‘田冬瓜’缴了枪和炮，又丢了‘大烟枪’。”孙指导员和战士们边追边唱着自编的歌，大家兴奋极了。然而，在我脑子里似乎并没有这一切。我顾不得听，也顾不得看，只是集中精力拼命地跟着连长走。开始，由于突然的枪声和敌人的逃跑，我亢奋而紧张，这也给我增加了一些跑路的力量，但是到后来，枪声渐远，路途渐长，我跑了还不到10公里路就没有力气了。我到底还是没有经过很好锻炼的孩子呀。昨天我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但已有些脚痛了。今天这样一追，开始还好，后来两只脚已经不听指挥了。洗脸盆在我屁股上跑一步跳一下，小石子偏偏从草鞋的空隙钻进去，在我的脚趾缝里作乱。这一切都使我吃了苦头。正在追赶间，我离开了忙着指挥战斗的连长，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抬起脚一看，两只脚上各有两个血泡，右脚的后跟也被草鞋的绳子磨掉了一层皮。正在为难之际，孙指导员来到我的身边。我一见指导员就有点不好意思，生怕指导员说我不够当红军的资格。孙指导员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于是连忙安慰：“不要紧，我给你想办法。”他随即找来了卫生员，给我擦上防感染的红药水，又用棉花包裹草鞋绳子，领着我继续前进。

经过这样一个短时间的停歇，我一跛一跛的，看样子连走路也有些艰难了。怎么办呢？正当我心里十分难过，很快就要陷入掉队的困境时，孙指导员急中生智，往地下一蹲，关切地说：“小鬼，来，我背上你走！”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有些不好意思。然而，指导员并没有等我回答，就一面说一面把我往背上拉。我不觉脸上有些发烧，还没考虑一下，就被指导员背起来了。

7月的太阳似火烧。路上，火热的石板透过那薄薄的草鞋使人脚心发烫。敌人在前面跑，部队在后面追。孙指导员背着我满身大汗，快步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我在指导员的背上经过一阵发热之后，不由想起了往事。我7岁的那年，随着妈妈赶场，回来的时候走不动了，妈妈背起我走了好远的路程。这时我又爬到一个人的背上，然而这不是我的妈妈，而是红军部队的指导员……我想着

想着，不由自主地说“指导员，你真是和我妈一样的好啊”“为什么？”于是我把随我妈赶场的往事向指导员说了一遍。孙指导员接着说“是呀，你年纪这样小离开了父母，参加了红军，我们当干部的应该关心和照顾你啊。”他又意味深长地说“在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阶级弟兄，官兵一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你说得不错，我们的连队就是一个大家庭。”这时，我的泪珠直往孙指导员的脖子上落。从此，我更加热爱党，尊敬陈连长和孙指导员，更加热爱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往事悠悠，人生匆匆，转眼 70 多年过去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从一个不懂事的放牛娃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成都军区副政委。这一切，都使我难忘参加红军的艰苦经历，难忘孙指导员和陈连长爱兵如子的革命情怀。没有他们的关怀照顾，我不可能有今天。

愿我军官兵一致、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永存人间！

何云峰/口述

三过草地救战友

1935年8月，我跟随红四方面军31军翻越了寒冷彻骨的雪山，接着第一次过大草地。举目四顾，茫茫苍苍，无边无际，令人惊心失魄！茫茫荒草下尽是沼泽淤泥，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里。我紧紧跟着前面的同志，小心翼翼地踏着凸起的草丛，艰难地向前跨步。大家心里明白，走不出草地，那就面临死亡的威胁……

一连几天，不见人烟。越往草地中心深处走，困难越严重。天气变化无常，晴朗的天空，忽而狂风暴雨，忽而大雪纷飞，忽而冰雹骤降。为了抵御夜晚的寒冷，我与同志们挤在一起，背靠着背，以体温取暖；或者蜷缩在灌木丛中，上面盖块油布，遮蔽那砭人肌骨的风寒。

有几天，我的双脚被水草扎破，感染化脓，一踩在草地上，犹如针戳，疼得钻心。我找来一件旧棉衣，撕成几块，绑在脚上，拄着一根棍子，在同志们的搀扶、鼓舞下，一瘸一拐地坚持跟上了队伍。一路上马死人亡，惨不忍睹。但我与活着的战友们，仍然怀着胜利的信心，为了奔赴抗日前线，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步一步向前迈进。那悲壮的情景，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还不禁催人泪下。

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坚持“左”倾分裂主义路线，与党中央闹对立，部队几经挫折，不得不再翻雪山，二过草地，遇到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不知饿死、病死多少好同志，不知多少战友身陷泥沼再也爬不出来。面对战友一个个地牺牲，我十分悲痛。

1936年9月，第三次过草地。一天傍晚，走到一条水深齐腰的河边，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大部队手拉着手，好不容易涉过了河。可时隔不久，河水猛